

那个年代

吴志实著

灵魂的驻守

与孤独相伴的日子

荒诞是笑话的土壤

不记日记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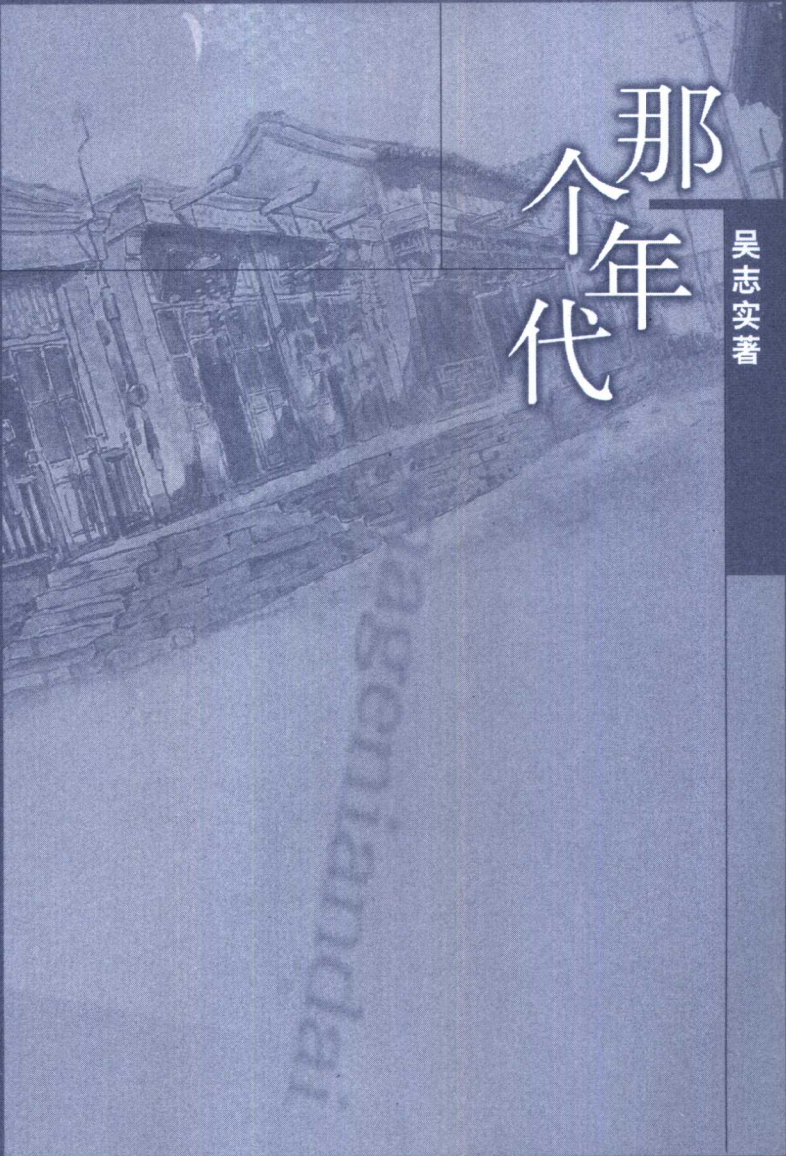
消失的风景

头发上的革命

不愿回首的往事

nageniandai

华文出版社



那个年代

吴志实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个年代/吴志实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1

ISBN 7-5075-1458-7

I. 那... II. 吴...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220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bs.com

电话: (010)83086663 (010)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8.625 印张 125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18.50 元



引子

自我认知，是一种很顽强的潜意识，关于它呈现的表象，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成因似乎是很复杂的。这里无意探讨艰深的学术问题，因为至今我不曾读懂弗洛伊德，对他的《梦的解析》之类的学说，也难以彻悟。因此，解释存于内心的许多疑问，便常依赖于经验，阅历让我对昨天看来还模糊不清的事，现在终于有了清晰的轮廓。我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教会人很多东西，使人慢慢地成熟起来。

数年前，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书稿。当时我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把它写给女儿，希望她是第一个读者。可那时她太小，对我很费心力写下的东西，虽然今天在我看来仍觉它有很多欠缺，而她更多的是当“笑话”来听。我没有怨怪。因为我没理

由也不能把自己的所想强加于她。

成人与孩子要想理解，似乎是很难的。对大人来说，希望孩子生活在他们营造的光环里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老想将活生生的孩子变成砖瓦沙石，好像每个家庭都是一部机器，孩子就应该按照大人的想法来行事……我是想了很久才明白它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不得已的成分。可女儿毕竟长大了，开始向你询问起许多过去她不曾感兴趣的问题，这让我可笑自己的许多担忧实在是多余的。

这么讲，并不是想让家长们放弃责任。我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家长会将自己的孩子放任自流。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孩子把家长当成他们的朋友，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在思考的问题。我想，平等地对话，互相尊重，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孩子并非如我们所想对什么都浑然不觉，实际上，他们的好奇心有时候是大人们无法洞察的，就如同我们儿时躲闪和回避着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追问和跟踪一样，只是我们忘记了反省。孩子固然不乏幼



稚，甚至于出傻事来的一面，然而大人们的狡猾，很多时候不过是自作聪明。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写作。在这部书里，其中很多章节都是自己在与女儿的闲聊中产生的，它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又回到了童年，使我能以一个中年人的心境去重新回味过去……可以说，若没有女儿有意无意的“启发”，很可能就不会有这部书稿。多年的文字实践告诉我，时间的延续和历史的回溯是经纬互联的，若想切入话题总得有个由头，这由头便是触景生情，从身边的事说起。因为，只有将时空的纵深和事件的积淀联系起来，才可能深入主题。于是我把许多有关的情节都写进了书里，当然这部书的主人公是我，女儿不过是个听众。

当然还不仅仅这些。毕竟它不是一部写给孩子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包含着更多的意思。如果准确界定的话，它是写给大人們的。我觉得在他们中间，好些人把过去忘记了，似乎得了健忘症，也许这也包括我自己。因此，这本绝不属于虚

构性质的书，能多少起点警醒的作用；而它带给人的思考也就因了《那个年代》的书名。

作者

2002年10月

目

录

灵魂的驻守	1
黑门洞开的那天	8
烟枪成了古董	14
妹妹的童年	20
谁都不免有恶的一面	26
扼杀了音乐细胞	32
一张纸的沉重	38
谁能保佑你	44
不能饶恕的发明	51
与孤独相伴的日子	56
朋友就这样走了	62
歇斯底里的产物	68
没人给你答案	74
算命先生的悲哀	81
没人会拒绝发财	87
荒诞是笑话的土壤	93
手足之情	99
在旗的满族人	105

孩子都盼过年	112
不该忘记的	118
不记日记的理由	125
到医院看大夫	131
字典里的悲欢	137
最初的母爱	143
你打过架吗	150
消失的风景	156
三十多年后	162
劳动是最好的改造	168
大庙里的故事	174
服饰的流行	179
消灭生活中的情趣	184
烟斗和鱼缸	190
饮酒不醉最为高	196
头发上的革命	202
感悟返朴归真	208
小铺和他的老板	214
远去的传统	220
暗夜中还有月亮	226
偷书的年代	230



古街琉璃厂	236
礼堂的变迁	244
咸螺蛳的诱惑	251
小店里的油炒面	256
不愿回首的事情	261



灵魂的驻守

如今，大家越来越喋喋不休地谈论起灵魂，而围绕的主题，大都又与它能否被出卖有关。资本的社会，大约一切都是是有价的，于是无价的东西就少得可怜，身外之物，多要以钱来交换，次一等的，也要以物来易物。实际上，社会发展到今日，身体发肤也开始有了市场，并呈现出大量出售的趋势。最简单的例子是卖血、卖身体的器官，眼睛要多少钱，肾脏要多少钱……这都是看得见的。而看不见的，譬如说灵魂，恐怕人们随时随刻都在私下里做着交易，只是交易者心里明白，表面上都不动声色罢了。

记得在农奴制社会的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叫乞乞科夫的人，他所做的买卖很特别，就是到各地去收购人的灵魂，不过他买的是死人的灵魂。其实，读过《死魂灵》的人都知道，书中讲死魂灵的

事，暗指的是人世间的丑恶。作家果戈理是用他如椽的笔，在活画着俄罗斯农奴制的黑暗。

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死亡如同灯的熄灭，是不会留下什么魂魄的。可是近年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对灵魂的有无不仅出现争论，甚而“灵魂不灭”的理论还成为时髦。最流行也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灵魂可以出窍”。据一本还是文化人所写的书上说，灵魂不仅有其重量，大约作者还称过死尸，说灵魂有九克重。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人们被弄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朗朗乾坤之下，怎么竟有妖言惑众？然而多数的人却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则把自己对有关灵魂有无的看法很快付诸实施。他们忙不迭地去为死人大做法事，去为死鬼招魂，去为将死和未死之人大盖阴宅……人死了既然还有灵魂在，那么总不能让这些灵魂当无家可归、满世界游荡乱窜的孤魂野鬼吧。

实际上，关于灵魂的话题是世界性的。洋人们喜欢标新立异，常爱哗众取宠，于是就有稀奇古怪的消息见诸报端。但你怎么也想象不到有人会去“拍卖”自己的灵魂，乍一看这消息着实让人吃



惊，可细读之后，却又不由让人拍案叫绝。恰如那些争相赶去“拍卖”灵魂的人所说：灵魂怎么卖？既然有人买，还给三十美元？不卖才是傻瓜！卖灵魂的人并非不知道这是荒诞之至。可宗教人士则唏嘘不已，他们顿足长叹：这世界已经堕落了……其实，世界早就堕落得无可救药。

说世界堕落，莫如说是人的堕落。人没了灵魂，大约也就没了依附，成了行尸走肉。如果从这点来看，灵魂或许还真的有吧。思来想去，人活着，大约活的是一种信念和尊严而已。那么，今天还有多少人关心这个陈腐话题？在我看，你担心别人醉生梦死，怕别人做衣冠禽兽，而别人却依旧快活活地活着。他们活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舒服惬意，并不以为自己的灵魂在堕落；他们会说你是瞎操心，是在犯幼稚病，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甚至有些人会指着你的鼻子说：这就是我的活法，你管得着吗？说教和劝诱是那么苍白无力。我自然不是说教和劝诱队伍中的一员，我连自己的灵魂都拯救不了，又何尝敢做救世主的工作？

我之所以在此絮叨，乃是因为读书读报联想所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及，不免想到一些事和几个人，他们在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就曾有过把灵魂交给魔鬼，让生命失去依托的惶惑。一如今天灯红酒绿的世界使许多人变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样，灵魂曾一时离他们而去。

那时候我还小，不懂得灵魂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大人说鬼都青面獠牙狰狞可怕。人死会变成鬼毕竟是耳闻，可活人会在一夜之间疯狂而又狰狞，这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

当时胡同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她原本是个很温顺的女人。相夫教子，孝敬长辈，勤恳恳，操持家务，老人们常把她比作小辈的楷模。可自打她戴上红箍，成为街道造反队的一员，忽然间她就变得横眉怒目开始骂人。她丈夫是个憨厚实在的人，看老婆张牙舞爪，见邻居侧目而视，终于忍不住把她关在屋里痛打一顿。然而打过之后，却并不见她有多少收敛，依旧雌威万丈，令人躲闪不及，于是做丈夫的便只有生气，最后竟得了半身不遂。胡同里的人都背地里讲，那女人魂跑了，不然怎么会疯成这样？



那段日子里，胡同里还出现过一个扫街的老头儿。他从何而来，人们不得而知，他老是低头扫他的地，几乎没有抬起过头。灵魂被扭曲的孩子，早丧失了怜悯和同情心，常要取笑他欺负他，往他身上吐痰，把他的帽子抢过来当球踢……可无论你怎么向他挑衅，即便打他呵斥他，他永远只说三个字：我有罪，我有罪……他总在说自己有罪，是真有还是假有，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你问他吃没吃饭，他说他有罪。你问他有罪吗，他还是说他有罪。他变成了一部只会讲三个字的机器。好像他的灵魂已经出壳。

父亲在单位劳动改造扭伤了腰，是王叔把父亲护送回来并背上楼的。他是我家的邻居。他骂造反派没有人味儿，一副两肋插刀、抱打不平的架式，那样子很引起我的好感。可是，第二天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就变了一副面孔，见了父亲又一句话也没有了，不过我依然很感激他。后来听人说，他老婆把他骂了半夜，说他引火烧身，多管闲事……大约这一夜他让另一个灵魂折磨得够呛。过了一段时间，父亲不再被单位强制劳动了，他才又与父亲开始讲话，看得出，他是很难为情的。

那个

年代

矛盾

中

挣扎

又

无法

自拔

还有一个人，也是我的邻居。此人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似乎从不与人往来，他好像什么事也不参与，和谁也无话可讲，外边的打打杀杀对他一概无动于衷。他只知道自己一个人炖肉吃肉，满嘴流油地进进出出。他四十多了还没成家，整天捧着厚厚的洋文书读，摇头晃脑自得其乐。那时不兴读书了，更不让读外国书，可他不怕别人找麻烦，他不仅读，而且魔症起来还依里哇拉地大声朗诵。虽然如此，倒也没谁去举报他，只私下议论：老大的人不结婚，准是心理变态了。但他更多的时候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整夜整夜地点着灯，翻着白眼看着屋顶发愣。

拿过去的事来比照今天，不管从什么角度，都不妨这样认为：灵魂之于人实在是可有可无的。尽管它藏身于每一个人，但又常常在不经意间偷偷地溜出人的躯壳，多数的时候，这个看不见摸不着，能使人干出经天纬地大事业的东西，却又常常脆弱得如同一张纸、像块玻璃那样不堪一击。它坚韧起来无人能折，而一旦委曲求全，却又卑微得令人不齿……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灵魂更是如此。一旦灵



魂跑掉了，人便只剩下了一副皮囊，只有唯唯诺诺地把一切龌龊承受。由此看来，灵魂是经受不了严冬的肃杀的，它只能在夏季的轻风中跳舞。面对金钱和权欲的诱惑，今天的人同样难以作出选择，灵魂就像嫖客被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勾引着，它不可能安于寂寞，灵魂从来就没有驻守的耐性。

灵魂应该被珍藏起来，人似乎才能挺起胸膛。虽然如此，可灵魂实在又是太不安分了。西方有个寓言，说蚌为了保住性命，于是吐出了珍珠。它很得意于自己的聪明，然而另外的蚌说，你失去了珍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读了这则寓言，让人无话可讲，它太精彩了，让人看到了我们是在怎样的矛盾中挣扎而又无法自拔。你想让灵魂守住你，你就要忍受欲望的煎熬，你不想忍受煎熬；那么你活着就又没了意义。怎么说呢，灵魂的驻守何其难哉！